陸子學譜

序

昔朱文公與呂成公作近思錄記濂洛諸君子之言者也文公又獨爲伊雒淵源錄記諸君子之行因以及其所敎之弟子以證其所行者也顧言與行分而爲二視論孟所記若有間矣孔子敎人自謂無行不與孟子論君子之所以敎者五答問特其一耳慈湖楊氏簡作陸子行狀謂先生授徒□去今世所謂學規者而諸生善心自生容禮自莊雍雍于于後至者相觀而化蓋以言敎不如以身敎求先生之學者或分言

與行而二之豈有當哉雖然先生之教無方而學者所從入則不可以無其方也先生之教思雖無窮而淵源所及確乎可指目者自有其人不可得而誣也紱自早歲即知嚮往牽於俗學玩物而喪志三十餘年矣再經罷廢困而知反盡棄宿昔所習沉潛反復於先生之書負笈謀程從事於先生所謂切己自反改過遷善者五年於茲於先生之教粗若有見焉獨學無友不敢自信今歲萬子字兆奉

召還朝相見之次叩其近業心同理同若同堂而共

學也既而同事書局時相考証益著益明乃敢抄撮先生緒言併其教思所及共為一書名曰陸子學譜蓋兼用近思淵源二録之體先生之言與行畧備其淵源所及亦十得五六視黃氏宗義所為象山學案頗加廣焉將以藏諸名山傳之其人俾有志於希聖者門徑可循歸宿有所不沉溺於紛華不泛濫於章句庶幾斯道有絕而復新之日矣乎吾與萬子既幸晚而有聞同守斯編歲寒相勉若道聽塗說之流未嘗身習其事呫呫然動其喙所不計也雍正壬子仲

冬穆堂學人李紱書於京邸之無怒軒

陸子學譜目錄

卷之八

弟子三

卷之九

弟子四

弟子六

卷之十二

弟子七

趙進士師雍 弟師虙　胡季隨大時

郭醇仁震　石應之崇昭 見牛文

高教授宗商　高郡守商老

詹宗丞阜民　王宗丞遇

許教授中應　楊漕使方

陳晉卿縮　孫僉判應時

胡達材拱 弟撝　潘倉使友文

卷之十三

弟子八

李成州修己 子義山　王進士允文

陳廣文剛　范正淳人傑

曹立之建 弟拱之廷　利進士元吉

周孚先　桂德輝

周元忠　黃日新

劉伯協劉伯圖伯文　黃循中

陶贊仲　許昌朝

劉淡父造　豐宅之

諸葛誠之千能之兄父　邱元壽

曾敬之　徐仲誠

曾友文　繆文子

張次房　曾克之

鄭學古　劉季蒙

謝應叔　程致蒙

汪泰之　郭邦逸兄邦瀛

朱季繹　羅章夫

卷之十五

弟子十

吳顯仲　馮傳之

鄭總領湜　趙景昭

張季忠　葛少良

劉志甫　抗子堅

李季遠　廖幼卿 兄誠[illegible]

李伯誠　張元度

劉仲復　陳去華

劉德固　馮元質

陳師淵　倪伯珍

卷之十六

門人上

饒秘監應子 弟應龍　羅運判愿

趙郡王希錧　趙忠惠公與懽 從弟與明

吳叅政淵　吳丞相潛

徐都曹愿

卷之十七

門人下

袁太師韶　楊叔謹恪

趙冢宰彥悈　葉秘書夢得

鄭知丞近仁 子賁　宋修叔林

孫進士誼　傅正夫侹

黃璧林應龍 李子愿 柏純父　劉應之林

葉貢士祐之　曹定遠熠

私淑上

吳文正公澄 孫平章當

吳氏弟子門人

虞文靖公集 兄釆　　虞別駕槃

元文敏公明善　　董忠宣公士選

李忠文公黼　　趙編修弘毅

黃待制哻　　李學正長翁

皮僉判溍　　袁進士明善

康山長震　　楊徵君準

王西齋梁　　黎教授仲基

黃徵君極　　黃博士伯遠

吳教授皋　　丁大使儼

包忠文希魯　史于宗門人傳算　王禮友人熊值

柳雲卿從龍　李伯宗本

包仲邳淮　徐山長基

黃教諭盅　朱徵君夏

王伯達章　戈伯敬直　弟宜

張伯固恒　吳先生弟子見文集者附　鮑省元恂

江東先生吳儀　趙徵君汸

卷之十九

私淑下

陳靜明先生苑

陳氏弟子門人

李徵君存　祝經歷蕃

平越王士俊校

辨志

戴記稱官先事。士先志。故陸子教人以辨志爲入門始事。志之不辨。則此心茫無定嚮。豈能有造於聖學哉。志惡乎辨。義與利而已。孔子以此分君子小人。孟子以此判舜蹠。世之習而不察者多矣。陸子鹿洞講義。聞者至於泣下。則辨之不早辨也。故述陸子辨志之說。爲學譜首篇。

陸子論志於道云。士之於道。由乎己之學。然無志則不能學。不學則不知道。故所以致道者。在乎學。所以爲學者。在乎志。

夫子曰吾十有五而志于學又曰士志於道而耻惡衣惡食者未足與議孟子曰士尚志與志於道一也

語錄記盱江傅子淵云夢泉向來只知有舉業觀書不過資意見耳後因困志知反時陳正己自槐堂歸問先生所以教人者正己曰首尾一月先生諄諄只言辨志又言古人入學一年早知離經辨志今人有終其身而不知自辨者是可哀也夢泉當時雖未領略終念念不置一日讀孟子公孫丑章忽然心與相應胸中豁然蘇醒歎曰平生多少志念精力卻一切著在功利上自是始辨其志雖然如此猶未知下手處及親見先生方得個入頭處先生嘗云傅子淵自此歸其家陳正己問之曰陸先生教人何先對曰辨志復問曰何辨對曰義利之辨若子淵之對可謂切要

詹子南記先生語云阜民癸卯十二月初見先生不能盡記所言大旨云凡欲為學當先識義利公私之辨今所學果為何事人生天地間為人自當盡人道學者所以為學學為人而已非有為也

先生語李敏求云人惟患無志有志無有不成者然資禀厚者必竟有志吾友每聽某之言如何敏求曰每聞先生之言茫然不知所入幼者聽而弗問又不敢躐等先生云若果有志且須分別勢利道義兩途某之所言皆吾友所固有且如聖賢垂教亦是人固有豈是外面把一件物事來贈吾友但能悉為發明天之所以予我者如此其厚如此其貴不失其所以為人者耳敏求問云日用常行去甚處下工夫先生云能知天之所以予我者至貴至厚自然遠非僻惟正是守

先生與趙然道第三書云黄循中不無尊師重道之誠而家庭牽制不克自遂其質固自通爽而殊乏剛強溟懵其汩沒於世習而不能以自立故前書稍振翼之耳富貴利達之不足慕此非難知者仙佛之徒拘曲之士亦往往優於斷棄而弗顧視之彼既自有所溺一切斷棄亦有何難但一切斷棄則非道矣知道之士自不溺於此耳初未嘗斷棄之也故曰素富貴行乎富貴素貧賤行乎貧賤素夷狄行乎夷狄素患難行乎患難君子無入而不自得焉所謂自得者得其道也夫子曰富與貴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處也然則以其道而得焉君子處之矣曷嘗斷棄之哉孟子之答彭更亦曰非其道則一簞食不可受於人如其道則舜受堯之天下不以為泰子以為泰乎君子亦惟其道而已矣所謂居天

下之廣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得志與民由之，不得志獨行其道。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非虛言也。學者所造，縱未及此，苟志於道，便當與俗趣燕越矣。志鄉一立，即無二事。此首重則彼尾輕，其勢然也。作意立說，以排遣外物者，吾知其非真志於道義者矣。所欲有甚於生，所惡有甚於死。死生大矣，而不足以易此，況富貴乎？富貴之足慕、不足慕，豈足多較於學者之前哉？前與循中書所以云云者，憫其弱植孤立於橫流之中，而此志不能以自拔耳。雖然，姬周之衰，此道不行；孟子之沒，此道不明。千有五百餘年之間，格言至訓，熟爛於浮文外飾；功利之習，汎濫於天下。氣質之美，天常之厚者，固知病其末流矣，而莫知病其源。立言制行之間，抱薪救火，揚湯止沸者多矣。當今之世，誰實爲有志

之士也求眞實學者於斯世亦誠難哉非道之難知也非人之難得也其勢則然也有志之士其肯自恕於此而弗求其志哉今粗有其志而實不能以自拔則所謂講學者遂爲空言以滋僞習豈唯無益其害又大矣若其善利之間嘗知決擇大端已明大志已立而日用踐履未能常於淸明則使一有緩懈舊習來之捷於影響應答之際念慮之間陰流密陷不自省覺益積益深或遇箴藥勝心持之反加文飾因不能以自還者有矣甚可畏也況其大端未嘗實明大志未嘗實立有外强中乾之證而無心廣體胖之樂者可不深致其思以省其過求其實乎略此不察而苟爲大言以蓋謬習偷以自便囂以自勝豈惟不足以欺人平居靜慮亦寧能以自欺乎至是而又自欺其心則所謂下愚不移者矣誠能於此深

切著明則自成自道自求多福者權在我矣前言往訓眞先得我心之所同然耳引翼勉勵惟日不足何暇與章句儒流說玩愒歲月於無用之空言哉別紙所問多是古人闡撥後學詳爲註釋以曉告之可謂昭若日星煥然無少蒙蔽但當從容紬繹以滋其涵養鞭策之實豈宜復爲蛇畫足重爲贅疣乎

先生白鹿洞書院講義云某雖少服父兄師友之訓不敢自棄而頑鈍疎拙學不加進每懷愧惕恐卒負其初心方將求鍼砭鐫磨於四方師友冀獲開發以免罪戾此來得從郡侯秘書至白鹿書堂羣賢畢集瞻覩盛觀竊自慶幸秘書先生敎於先生不容其愚令登講席以吐所聞顧惟庸虛何敢當此辭避再三不得所請取論語中一章陳平生之所感以應

嘉命亦幸有以教之子曰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此章以義利判君子。人辭旨曉白然讀之者苟不切已觀省亦恐未能有益也某平日讀此不無所感竊謂學者於此當辨志人之所喻由其所習所習由其所志志乎義則所習者必在於義所習在義斯喻於義矣志乎利則所習者必在於利所習在利斯喻於利矣故學者之志不可不辨也科舉取士久矣名儒鉅公皆由此出今為士者固不能免此然場屋之得失顧其技與有司好惡如何耳非所以為君子小人之辨也而今世以此相尚使汨沒於此而不能自拔則終日從事者雖曰聖賢之書而要其志之所鄉則有與聖賢背而馳者矣推而上之則又惟官資崇卑祿廩厚薄是計豈能悉心力於國事民隱以無負於任使之者哉從事其間更歷之多講

習之熟安得不有所喻顧恐不在於義耳誠能深思是身不可使之為小人之歸其於利欲之習怛然為之痛心疾首專志乎義而日勉焉博學審問謹思明辨而篤行之由是而進於場屋其文必皆道其平日之學胸中之蘊而不詭於聖人由是而仕必皆供其職勤其事心乎國心乎民而不為身計其得不謂之君子乎秘書先生起發以新斯堂其意篤矣凡至斯堂者必不殊志願與諸君勉之以毋負其志

朱子跋其後云淳熙辛丑春二月陸兄子靜來自金谿其徒朱克家陸麟之周清叟熊鑑路謙亨胥訓實從十日丁亥熹率僚友諸生與俱至於白鹿書院請得一言以警學者子靜既不鄙而惠許之至其所以發明敷暢則又懇到明白而皆有以切中學者隱微深痼之病蓋聽者莫不竦

然動心焉熹猶懼其久而或忘之也復請于群筆之於簡受而藏之凡我同志於此反身而深察之則庶乎其可不迷於入德之方矣新安朱熹識

求放心

聖人之學心學也道統肇於唐虞其授受之際諄諄於人心道心孔子作大學其用功在正心誠意至孟子言心益詳既曰仁人心也又曰心之官則思思則得之先立乎其大則小者不能奪仁義禮智皆就其發見之心言之而莫切於求放心之說明道程子謂聖人千言萬語止是欲人將已放之心約之使反復入身來自能尋向上去下學而上達至陸子則專以求放心爲用功之本屢見於文集語錄故辨志之後即以求放心繼焉凡涵養操存省察皆所

以求放心也並附著於篇

先生作學問求放心程文云舉天下從事於其間而莫知其說理無是也而至於有是是豈可以不論其故哉學問也者是舉天下之所從事於其間者也然於其所以學問者而觀之則汗漫茫昧殆乎無以議爲也古者學問之道於是而有只知其說者矣仁人心也心之在人是人之所以爲人而與禽獸草木異焉者也可放而不求哉古人之求放心不啻如饑之於食渴之於飲焦之待救溺之待援固其宜也學問之道蓋於是乎在下愚之人忽視玩聽不爲動心而其所謂學問者乃轉爲浮文緣飾之具甚至於假之以快其遂私縱欲之心扇之以熾其傷善敗類之燄豈不甚可歎哉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孟子斯言誰能聽之不藐者

又作求則得之程文云良心之在人雖或有所陷溺亦未始泯然而盡亡也下愚不肖之人所以自絕於仁人君子之域者亦特其自棄而不之求耳誠能反而求之則是其惡將有所甚明而好惡趨舍將有不待強而自決者矣移其愚不肖之所爲而爲仁人君子之事殆若決江疏河而赴諸海夫孰得而禦也此無他所求者在我則未有求而不得者也求則得之故孟子所以言也

先生嘗謂李敬求云大凡爲學須要有所立語云已欲立而立人卓然不爲流俗所移乃爲有立須思量天之所以與我者是甚底爲復是要做人否理會得這箇明白然後方可謂之學問故孟子云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如博學審問謹思明辨篤行亦謂此也此須是有志方可孔子曰吾

十有五而志于學是這箇志伯敬云伯敬於此心能剛制其非只是持之不久耳先生云只剛制於外而不內思其本涵養之功不至若得心下明白正當何須剛制且如在此說話使忽有美色在前老兄必無悅色之心若心常似如今何須剛制

先生與趙監汝謙書云垂諭新功尤慰勤企道塞宇宙非有所隱遯在天曰陰陽在地曰柔剛在人曰仁義故仁義者人之本心也孟子曰存乎人者豈無仁義之心哉又曰我固有之非由外鑠我也愚不肖者不及焉則蔽於物欲而失其本心賢者智者過之則蔽於意見而失其本心故易大傳曰仁者見之謂之仁智者見之謂之智百姓日用而不知故君子之道鮮矣狗物欲者既馳而不知止狗意見者又馳而不知

止故道在邇而求之遠事在易而求之難道豈遠而事豈難意見不實自作艱難耳深知其非則蔽解惑去而得所止矣道本自若豈如以手取物必有得於外然後爲得哉鄧丞於此深知端緒幸與進而圖之

先生與胡達材第二書云達材資質甚美天常亦厚但前此講學用心多馳騖於外而未知自反喻如年少子弟居一故宅棟宇宏麗寢廟堂室廐庫庖廩百爾器用莫不備具甚安且廣而其人乃不自知不能自作主宰不能汛掃堂室修完墻屋續先世之業而不替而日與飲博者遨遊市肆雖不能不時時寢處於故宅亦不復能享其安且廣者矣及一旦知飲博之非又求長生不死之藥悅妄人之言從事於丹砂青芝煅爐山屐之間冀蓬萊瑤池可至則亦終苦身亡家伶仃

而後已。惟聲色臭味富貴利達之求。而不知爲學者。其說由前有意爲學。而不知自遁者。其說由後。其實皆馳騖於外也。昕相聚時。覺達材精神日漸收拾。不甚馳散。但收拾初時未甚清明。蒙然未知所向。雖講切之久。感而必應。此乃達材本心。非由外鑠。故如此耳。至於蒙而未發。則是馳騖昏擾之久。大體未能頓清明耳。若不寧耐。復放而他馳。入妄人之說。以求長生不死之術。則恐蓬萊瑤池終不可至。而蕞爾之身。將斃於煆爐山巖之間矣。蒙見信之篤。輙此以助進修。向時曾說。將孟子告子一篇。及論語中庸大學中切己分明易曉處。朝夕諷詠。接事時但隨力依本分。不忽不執。見善則遷。有過則改。若江海之浸。膏澤之潤。久當渙然冰釋。怡然理順矣。不知曾如此作工夫否。

先生作敬齋記云古之人自其身達之家國天下而無愧焉者不失其本心而已凡今爲縣者豈顧其心有不若是乎哉然或者過於勢而狃於習則是心殆不可考吏縱弗肅則曰事倚以辦民困弗蘇則曰公取以足貴勢富彊雖姦弗治貧羸孤弱雖直弗信習爲故常天子有動恤之詔迎宣拜伏不爲動心曰奚獨我責吏縱弗肅民困弗蘇姦弗治而直弗信天子勤恤之意不宣於民是豈本心也哉勢或使之然也方其流之未遠乎居靜慮或有感觸豈能不忸怩於其心至其同利相挺同波相激視已所行爲天下達遺訕侮正言仇讐正士則是心或幾乎泯矣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幾希庶民去之君子存之是心或幾乎泯吾爲懼矣天地鬼神不可誣也愚夫愚婦不可欺也是心或幾乎泯吾爲懼矣黃鐘大呂

施宜於內能生之物莫不萌芽奏以大簇助以夾鍾則雖瓦石所壓重屋所蔽猶將必達是心之存苟得其養勢豈能遏之哉貴溪信大縣縣地過百里民繁物劇暨陽吳公爲宰於茲吏肅矣而事未始不辦民蘇矣而公未始不足姦治直信民莫不悅而惴惴焉惟恐不能宣天子勤恤之意是其本心之所發而不遏於其勢者耶然公之始至則修學校延師儒致禮甚恭余屢辱其禮不敢受今爲齋於其治之東偏名之以敬請記於余文至於再三望道之重若不可及者某聞諸父兄師友道未有外乎其心者自可欲之善至於大而化之之聖聖而不可知之神皆吾心也心之所爲猶之能生之物得黃鍾大呂之氣能養之至於必達使瓦石有所不能壓重屋有所不能蔽則自有諸已至於大而化之者致其本也豈

獨爲縣而已雖然不可以不知其害也是心之根荄萌於交物之初有滋而無芟根固於怠忽末蔓於馳騖深蕪蓊翳良苗爲之不殖實著者易拔形潛者難察從事於敬者尤不可不致其辯公其謹之某雖不敏他日周旋函丈願有所請公名博古字敏叔淳熙二年十有二月望日廸功郎新隆興府靖安縣主簿陸某記

講明

孔子以學之不講爲憂孟子論博學歸之於詳說故陸子謂學有講明有踐履而世人妄謂陸子廢言語文字皆未嘗讀陸子之書者也雖然陸子所謂講明悉本於孔氏遺書不敢改經文立新義率天下從事於不可窮之知以求勝於堯舜所不能徧之物也大學之言致知格物也知爲

在即致其知先後之知物烏在即格其有本末之物故曰此謂知本此謂知之至也中庸之言明善也善烏在誠身順親信友獲上皆善也其爲功有序豫則立不豫則廢蓋善之先後不可以不明也孟子論家國天下之次則本於大學論親長平天下則本於中庸至南宋而後亂之其格守孔孟講明之法者陸子一人而已故述其講明之語於篇以存古法云

先生嘗與趙詠道書云爲學有講明有踐履大學致知格物中庸博學審問謹思明辨孟子始條理者智之事此講明也大學修身正心中庸篤行孟子終條理者聖之事此踐履也物有本末事有終始知所先後則近道矣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誠其意欲誠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

格物。自大學言之。固先乎講明矣。自中庸言之。學之弗能。問之弗知。思之弗得。辨之弗明。則亦何所行哉。未嘗學問思辨而曰吾唯篤行之而已。是冥行者也。自孟子言之。則事蓋未有無始而有終者。講明之未至。而徒恃其能力行。是猶射者不習於教法之巧。而徒恃其有力。謂吾能至於百步之外。而不計其未嘗中也。故曰其至爾力也。其中非爾力也。講明有所未至。則雖材質之卓異。踐行之純篤。如伊尹之任。伯夷之清。柳下惠之和。不思不勉。從容而然。可以謂之聖矣。而孟子顧有所不願學。拘儒瞽生。又安可以硜硜之必爲而傲知學之士哉。然必一意實學。不事空言。然後可以謂之講明。若謂口耳之學爲講明。則又非聖人之徒矣。

先生與胡季隨書云。辛丑之春。在南康見所與晦菴書。淚服

邇往丙午之夏吾山廨舍相從越月以識面爲喜以欵集爲幸然區區之懷終不能乎達於左右每用自愧大學言明明德之序先於致知孟子言誠身之道在於明善今善之未明知之未至而循誦習傳陰儲密積厘身以從事喻諸登山而陷谷愈入而愈深適越而北轅愈鶩而愈遠不知開端發足大指之非而日與澤虞燕賈課遠近計枉直於其間是必没身於大澤窮老於幽都而已來書所舉某與元晦論太極書辭皆至理誠言左右能撤私去蔽當無疑於此矣不然今之爲欣厭者皆其私也豈可遂操以爲驗稽以爲决哉

先生與劉淳叟第二書云淳叟平日聞言輙喜遇事輙詢有聽納之體然覩朋間未肯歸以取善之實豈似逆而順情者喜聽而莫實苦口者之未能無齟齬耶抑從悅者多而改繹

之未至也此雖據前日而論然今亦未能無疑於淳叟也秋試禮記義破題誠佳然或者謂出題乃淳叟意旨而作義者適爾校合苟當於理豈厭其同不稽諸理而苟異以求致益之名則固非也駕屋之獘固久然有志者待文衡將此理是責謂彼善於此則可謂理固如此則不知言甚矣申公曰爲治不在多言顧力行如何耳今曰道不在多言舉責乎自得明理者觀之二語之間其病昭矣摩頂放踵利天下爲之墨子非不力行也其往也使人讓寵讓席其反也人與之爭寵爭席楊子非不自得也二氏不至多言而爲異端顏閔侍側夫子無言可也楊墨交亂告子許行之徒又各以其說肆行於天下則孟子之辯豈得已哉或默或語各有攸當以言語人以不言語人均爲穿窬之類夫子之於顏子蓋博之以文

夫博學於文。豈害自得。顓臾之不必伐。衛政之必正名。冉有季路不能無蔽。夫子不得不申言之。夷之陳相。告子之徒。必執其說以害正理。則孟子與之反覆不得不致其詳。必曰不在多言。問之弗知弗措。辯之弗明弗措。皆可制也。自得之說本於孟子。而當世稱其好辯。自謂博學而詳說之。將以反說約也。中庸固言力行。而在學問思辨之後。今淳叟所取自得力行之說。與中庸孟子之旨異矣。仁智信直勇剛。皆可以力行。皆可以自得。然好之而不好學。則各有所蔽。倚於一說一行而玩之。孰無其味。不攷諸其正。則人各以其私說而傳於近似之言者。豈有窮已哉。

包顯道錄先生語云。凡所謂不識不知。順帝之則。晏然太平。殊無一事。然却有說擒搦人不下。不能立事。却要有理會處。

某於顯道恐不能久處此間且令涵養大處如此樣處未敢發然某皆是逐事逐物攷究練磨日積月累以至如今不是自會亦不是等閑理會一理會便會但是理會與他人別某從來勤理會長兄每四更一點起時只見某在看書或檢書或默坐常說與子姪以為勤他人莫及今人却言某懶不曾去理會好笑

踐履

昔言非知之艱行之維艱而朱子與劉子澄書譏陸子之學止是專務踐履不知踐履而外別無所謂學也朱子釋學而章謂學之為言效後覺者必效先覺之所為豈非以踐履為學乎陸子嘗謂古之人言皆實言行皆實行言論未形事實先著蓋即孔子躬行君子之意今錄陸子敬人

收攝後之言列講明之後

周伯熊來學先生問學何經對曰讀禮記曾用功於九容乎曰未也且用功於此後往問學於晦菴晦菴曰傢里近陸先生曾見之否曰亦嘗請教其述所言晦菴曰公來問某某亦不過如此說

有一生飯後微交足飯既先生從容問之曰汝適有過知之乎生畧思曰已省先生曰何過對曰中食覺交足雖即改正亦放逸也其嚴如此

先生作則以學文程文云欲明夫理者不可以無其本本之不立而能以明夫理者吾未之見也宇宙之間典常之昭然倫類之燦然果何適而無其理也學者之爲學固所以明理然其疇昔之日閨門之內所以慕望期嚮服習踐行者蓋根

然乎天理之萌蘖而物欲之蔽實豪據乎其中而爲之主則其所以爲學之本者固以廢矣然而方且汲汲於明理吾不知所謂理者果可以如是而明之乎苟惟得之於天者未始泯滅而所以爲學之本者見諸日用而足以恬乎人則雖其統紀條目之未詳自可切磋窮究次第而講明之而是理亦且與吾相契而渙然釋怡然順者將不勝其衆矣

先生與詹子南論爲學之要側重踐履有書云日享事實之樂而無暇辯析於言語之間則後日之明自足以識言語之病急於辯析是學者大病雖若詳明不知其累我多矣石稱丈量徑而寡失銖銖而稱至石必繆寸寸而度至丈必差今吾但能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勿忘勿助長則不亦樂乎又何必紛紛爲大小之辨也

[illegible]荅曾宅之書云、古人自得之故有其實言理則是實理[illegible]則實德行則實行吾與晦翁書所謂古人[illegible]論未詳事實先著知之爲知之不知爲不知[illegible]後知先覺覺後覺者以其事實覺其事實故言[illegible]即其言所謂言顧行行顧言周道之衰文貌日勝事實湮於意見典訓蕪於辯說揣量模寫之工依倣假借之似其條畫足以自信其習熟足以自安以子貢之達又得夫子而師承之尚不免此多學而識之之見非夫子叩之彼固晏然而無疑先行之訓予欲無言之訓所以覺之者屢矣而終不悟夫子既殁其傳固在曾子蓋可觀已況其不工不似不足以自信不足以自安者乎雖然彼其工且似足以自信足以自安則有終身不反之患有不可救藥之勢乃若未

工未似未足以自信未足以自安者則舍其邪而歸於正猶易爲力也來書蕩而無歸之說大謬今足下終日依靠人言語又未有定論如在逆旅乃所謂無所歸今使足下復其本心居安宅由正路立正位行大道乃反爲無所歸足下之不智亦甚矣今己之私未克之人如在陷穽如在荊棘如在泥塗如在囹圄械繫之中見先知先覺其言廣大高明與己不類反疑恐一旦如此則無所歸不亦鄙哉不亦謬哉不知此乃是廣居正位大道欲得所歸何以易此欲有所主何以易此今拘攣舊習不肯棄捨乃狃其狹而懼於廣狃其邪而懼於正狃其小而懼於大尚得謂智乎夫子曰汝爲君子儒無爲小人儒古之所謂小人儒者亦不過依據末節細行以自律未至如今人有如許浮論虛說謬悠無根之甚夫子猶以爲

門人之戒又况如今日謬悠無根而可安乎吾友能棄去枝葉復其本心使此一陽爲主於内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無終食之間而違於是此乃所謂有事焉乃所謂勿忘乃所謂敬果能不替不息乃是積善乃是集義乃是善養浩然之氣眞能如此則不愧古人其引用經語乃是聖人先得我心之所同然則不爲侮聖言矣今終日營營如無根之木無源之水有採摘汲引之勞而盈涸榮枯無常豈所謂源泉混混不舍晝夜盈科而後進者哉終日簸弄經語以自傅益眞所謂侮聖言者矣吾與足下言者必因足下之及此而後言其旨只欲足下知古人事實而不累於無根之說足下謂得此說而思之足下以此爲說其不明吾言甚矣宜其不能記憶附以己意而失其本眞也

先生與張輔之第三書云兩書所言踐履之說皆未曉劣者之意。前書所言踐履。不說聖賢踐履。只說輔之之所踐履君子有君子踐履小人有小人踐履。聖賢有聖賢踐履。拘儒瞽生有拘儒瞽生踐履若果是聖賢踐履。更有甚病。雖未至。未純。亦只要一向踐履去久則至於聖賢矣只爲輔之踐履差了。正如適越北轅愈驚而愈遠。前書分明與子說是拒善之藩籬。既是拒善之藩籬。又豈可與聖賢踐履同日而語。凡所與子言者。皆只是入頭處。何謂不教以入頭處也。如中庸戒謹恐懼之言。子正不能如是充子之踐履。識者觀之。正有可愧可耻。不能戒謹不能恐懼莫甚焉。

先生與詹子南書云、鄉者嘗與吾友深言爲學之序。見吾友相信之篤。頗知反已就實。深以爲喜。今觀來示。頗又紛紛於

無益之論。人已俱失。要之。吾友且當孜孜行其所知。未當與人辯論是非。辯論是非以解人之惑。其任甚重。非吾友之責也。不與之論。他日卻自明白。今欲遽言之。只是強說。自加惑亂耳。李三一哥所學未久、相信又篤、近在此累次磨治、尚未能去其故習。老夫平日以此事自任。與此等病人說話。尚如此費力。吾友如何解分析得他明白。且先自治。不必與人商議可也。

陸子學譜卷之二

南昌萬承蒼訂
後學臨川李紱編
陸川龐　璵校

定宗仰

韓子謂古之學者必有師。陸子教人亦以親師友爲先。宋儒惟周子首闢道統。其餘則各有師承。乃詹阜民問陸子之學所受。則告以讀孟子而自得之於心。是直接孟氏之統。而於當世諸儒。無所師也。是故論喻義責志。則宗孔子。論先立乎大。求其放心。則宗孟子而已。然於濂溪明道二子。無一語不相契合。遠宗孔孟。近仰周程。豈非所謂爲不學無常師者哉。今錄陸子上承先聖先賢統緒之論爲一

編學者敬贈應知嚮往云

周清叟錄先生語云、韓退之言軻之死不得其傳。固不敢誣後世無賢者。然直是至伊洛諸公得千載不傳之學。但草創未為光明。到今日若不大段光明。更幹當甚事。

先生與姪孫濬書云、道之將墜。自孔孟之生。不能回天而易命。然聖賢豈以其時之如此而廢其業。隳其志哉。勸哭於顏淵之亡。喟歎於曾點之志。此豈梏於蕞然之形體者所能知哉。孔氏之轍環於天下。長沮桀溺楚狂接輿負蕢植杖之流刺譏玩慢。見於論語者如此耳。如當時之俗。揆之理勢。則其陵藉侵侮。豈遽止是哉。宋衛陳蔡之間。伐木絕糧之事。則又幾危其身。然其行道之心。豈以此等而為之衰止。文不在茲期月而可。此夫子之志也。春秋之作。殆不得已焉耳。然而無

有乎爾則亦無有乎爾此又孟子之志也故曰當今天下舍我其誰哉至所以扶尹士充虞之惑者其自述至詳且明由孟子而來千有五百餘年之間以儒名者甚衆而荀楊王韓獨荀專場益代天下歸之非止朋遊黨與之私也若曰傳堯舜之道續孔孟之統則不容以形似假借天下萬世之公亦終不可厚誣也至於近時伊洛諸賢研道益深講道益詳志向之專踐行之篤乃漢唐所無有其所植立成就可謂盛矣然江漢以濯之秋陽以暴之未見其如曾子之能信其皜皜肫肫其仁淵淵其淵未見其如子思之能達其浩浩正人心息邪說距詖行放淫辭未見其如孟子之長於知言而有以承三聖也故道之不明天下雖有美材厚德而不能以自成自達困於聞見之支離窮年卒歲而無所至止若其氣質之

不美志念之不正而假竊傳會蠹食俎長於經傳文字之間者何可勝道方今熟爛敗壞如齊威秦王之尸誠有太學之志者敢不少自發乎於此有志於此有勇於此有立然後能充已復禮遜志時敏真地中有山謙也不然則凡為謙遜者亦徒為假竊緣飾而其實崇私務勝而已比有一輩抗矜堅忍以師心娩變夸毗以媚世朝三暮四以悅衆狙尤可惡也不為此等所眩則自求多福何遠之有道非難知亦非難行患人無志耳及其有志又患無真實師友反相眩惑則為可惜耳凡今所以為汝言者為此耳蔽解惑去此心此理我固有之所謂萬物皆備於我昔之聖賢先得我心之所同然者耳故曰周公豈欺我哉

先生與李省幹書云古先聖賢無不由學伏羲尚矣猶以天

地萬物爲師。俯仰遠近。觀取備矣。於是始作八卦。夫子生於晚周。轍遊風肯。出類拔萃。謂天縱之將聖。非溢辭也。然而自謂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中庸稱之亦曰祖述堯舜。憲章文武。堯舜相繼以臨天下。而皐陶矢謨其閒。曰朕言惠可底行。武王纘太王王季文王之緒以有天下。未及下車。訪於箕子。俾陳洪範。高宗曰台小子舊學於甘盤。既乃遯於荒野。入宅於河。自河徂亳。暨厥終罔顯。爾惟訓于朕志。若作酒醴。爾惟麴糵。若作和羹。爾惟鹽梅。人生而不知學。學而不求師。其可乎哉。秦漢以來。學絕道喪。世不復有師。以至於唐。曰師曰弟子云者。反以爲笑。韓退之柳子厚猶爲屢歎。惟本朝理學。遠過漢唐。始復有師道。雖然。學者不求師。與求而不能虛心。不能退聽。此固學者之罪。學者知求師矣。能退

聽矣所以導之者乃非其道此則師之罪也學於夫子者多矣顏淵閔子騫冉伯牛仲弓固無可疵外此則有南宮适宓子賤漆雕開近於四子三人之外最後出如高子羔曾子雖有愚魯之號其實皆夫子所喜於二人中尤屬意於子羔不幸前夫子而死不見其所成就卒之傳夫子之道者乃在曾子伯魚死子思乃夫子嫡孫夫子之門人光耀於當世者甚多而子思獨師事曾子則平日夫子爲子思擇師者可知矣宰我子貢有若其才智最高子夏子游子張又下一等然游夏已擅文學之場而堂堂乎子張子游猶以爲難能其言論足以動人光華足以耀俗誠非以愚魯得號者可以比擬至其傳道授業不繆於聖人宰我子貢有若猶不在此位况游夏乎故曰曾子傳之子思子思傳之孟子乃得其傳者外此

則不可以言道

闢異學

陸子論學。原本於此心之理。嘗謂四海有聖人出焉。此心同。此理同。千古有聖人出焉。亦此心同。此理同。無所謂異也。其有異焉者。或雜於佛老而誤認其心。或溺於章句而自喪其志耳。故曰同此之謂同德。異此之謂異端。夫章句之弊。與佛老之言。誠若有間。然莊子論臧穀亡羊。則挾書冊與博簺者同譏焉。今錄陸子論異學之言為一卷。繼宗仰之後。庶學者知所向。又當知所戒焉。

先生與陶贊仲第二書云、為學只要睹是。不要與人較勝負。今學失其道者。不過習邪說。更相欺誑。以滋養其勝心而已。古人所謂異端者。不專指佛老。異端二字出論語。是孔子之

言。孔子之時。中國不聞有佛。雖有老氏。其說未熾。孔子亦不曾聞老氏。異端豈專指老氏哉。天下正理不容有二。若明此理。天地不能異此。鬼神不能異此。千古聖賢不能異此。若不明此理。私有端緒。即是異端。何止佛老哉。近世言窮理者亦不到佛老地位。若借佛老爲說。亦是妄說。其言闢佛老者亦是妄說。今世却有一種天資忠厚行事謹愨者。雖不談學問却可謂朋友。惟是談學而無師承與師承之不正者最爲害道。與之居處。與之言論。只漸染得謬妄之說。他時難於洗濯。不如且據見在朴實頭自作工夫。今雖未是。後遇明師友却易整頓也。理須是窮。但今時即無窮理之人。何時得一來以究此義。

先生與林叔虎書云、世固有甘心爲小人者。此無可言矣。有

不肯為小人而甘為常人者又未足言也。有不肯為常人而墮於流俗中。力不能自拔。又無賢師友提掖之。此可念也。又有非其不能自拔。其所為往往不類流俗。堅篤精勤。無須臾閒暇。又有徒黨傳習。日不暇給。又其書汗牛充棟。而迷惑沒溺。流痼纏綿。有甚於甘心為小人甘心為常人者。此豈不重可憐哉。上古聖賢。先知此道。以此道覺此民。後世學絕道喪。邪說蜂起。熟爛以至今日。斯民無所歸命。士人憑私臆決。大抵可憐矣。而號稱學者。又復如此。道何由而明哉。復晦翁第二書。多是提此學之綱。非獨為辯無極之說而已。可更熟復之。

先生與邵叔誼書云。王澤之竭。利欲日熾。先覺不作。民心橫奔。浮文異端。轉相熒惑。往聖話言。徒為藩飾。而為機變之巧

者又復踸踔跎踼其間恥非其恥而恥心亾矣今謂之學問思辨而於此不能深切著明依憑空言傳著意見增疣益贅助勝崇私重其猾忿長其負恃蒙蔽扞格至理扞格至言自以爲是役世不復此其爲罕浮於自暴自棄之人矣此人之過其初甚小其後乃大人之救之其初則易其後則難亦其勢然也物有本末事有終始知所先後則近道矣於其端緒知之不至悉精畢力求多於末溝澮皆盈涸可立待要之其終本末俱失夫子曰知之爲知之不知爲不知是知也後世恥一物之不知者亦恥非其恥矣人情物理之變何可勝窮若其標末雖古聖人不能盡知也稷之不能審於八音夔之不能詳於五種可以理揆夫子之聖自以少賤而多能然猶不如老農圃不如老圃推其老於論道亦曰學而不厭孜助之益

焉於後學伏羲之時。未有堯之文章。唐虞之時。未有成周之禮樂。非伏羲之智不如堯。而堯舜之智不如周公。古之聖賢。更續緝熙之際。尚可考也。學未知至。自用其私者。乃至於亂。原委之倫。顛萌蘖之序。窮年卒歲。靡所底麗。猶焦焦然思以易天下。豈不謬哉

先生與詹子南書云、頃子堅既已去髮胡服。非吾人矣。此人質性。本亦虛妄。故卒至於此。有王有一僧曰祖新。姓趙。字日新。其爲僧非本志。貧甚穩貧。亦有從衣冠之志。曾識之否。得來書、亟作此、託廖丈附便奉達、不能多具、

先生與王順伯論佛書云、去夏遠辱臨存、甚慰積年瞷別之懷、執別匆匆、又一歲有半、瞻企不啻饑渴、晏於七七哥書中承寄意之勤、感感、且知別後所學大進、胥瞷沾溉多矣、敬仰

之剔然惡意竊有願訂正於左右者不敢避冒瀆之罪大抵學術有說有實。儒者有儒者之說。老氏有老氏之說。釋氏有釋氏之說。天下之學術衆矣。而大門則此三家也。昔之有是說者。本於有是實。後之求是實者。亦必由是說。故凡學者之欲求其實。則必先習其說。既習之。又有得有不得。有得其實者。有徒得其說而不得其實者。說之中。又有深淺。有精粗。有偏全。有純駁。實之中亦有之。凡此皆在其一家之中而自有辨焉者也。論三家之同異得失是非。而相譏於得與不得。說與實。與夫淺深精粗偏全純駁之間。而不知其爲三家之所均有者。則亦非其至者矣。兄前兩與家兄書。大概謂儒釋同。其所以相比配者。蓋所謂均有之者也。某嘗以義利二字判儒釋。又曰公私。其實即義利也。儒者以人生天地之間。靈於

萬物貴於萬物與天地並而爲三極天有天道地有地道人有人[illegible]人而不盡人道不足與天地並人有五官官有五事於[illegible][illegible]逆非[illegible][illegible]於是有教有學其教之所從立者如此故以[illegible]曰公釋氏以人生天地間有死生有輪迴有煩惱以爲甚苦而求所以免之其有得道明悟者則知本無生死本無[illegible][illegible]本無煩惱故其言曰生死事大如兄所謂菩薩發心者[illegible][illegible]爲此一大事其故之所從立者如此故曰利曰私惟義[illegible]公故經世惟利惟私故出世儒者雖至於無聲無臭無方無[illegible]皆主於經世釋氏雖盡未來際普度之皆主於出世今習釋氏者皆人也彼既爲人亦安能盡棄吾儒之仁義彼雖出家亦上報四恩日用之間此理之根諸心而不可泯滅者彼固或存之也然其爲教非爲欲存此而起也故其存不存

不足為深造其道者輕重若吾儒則曰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幾希庶民去之君子存之釋氏之所憐憫者為未出輪迴生死相續謂之生死海裏浮沉若吾儒中聖賢豈皆只在他生死海裏浮沉也彼之所憐憫者吾聖賢無有也然其教不為欲免此而起故其說不主此也故釋氏之所憐憫者吾儒之聖賢無之吾儒之所病者釋氏之聖賢則有之試使釋氏之聖賢而繩以春秋之法童子知其不免矣從其教之所由起者觀之則儒釋之辨公私義利之別判然截然有不可同者矣某嘗妄論尊兄之質人所難及而不滿人意者皆所習所鄉有以病之也此非今日之言蓋自初拜識時已如此竊謂矣舜居深山之中與木石居與鹿豕遊其所以異於深山之野人者幾希及其聞一善言見一善行若決江河沛然莫

之能禦也。有過而不能勇改。天下之通患。然今世別有一種議論。以不輕改其素守為老成。為持重。為謹審。以幡然改施[illegible]從者為輕率。為狂妄。為無所守。凡事理但論是非。若已知吾所守所行者為非。則豈可不速改。若謂吾所守所行未為非。則固不當改。又不論速不速也。知仁勇三者。天下之達德。尊兄之質本有勇。但從昔向釋氏。不崇儒。故至徇流俗。朋友中見尊兄有剛決過人處。又有徇流俗處。莫不竊怪之。若某則妄論尊兄之徇流俗。亦甚勇。他人則容易被聖賢之學聳動。雖不知其質。往往以其名而趨之。若尊兄則雖自覺有未穩當處。亦且頑忍安舊。有姑自守且徐圖之意。某念非尊兄無以發其狂言。用忘犯分之罪。猖狂而言。辭不暇擇。某非敢使尊兄竊儒者之名以欺世。願尊兄試以有言逆於汝心。必

求諸道之法誠思之或有可採如謂不然亦願詳以見教辯白此事期於到頭非兄尚誰望

其第二書云易者借易陳露所見蒙教復詳至開發多矣来書有深不欲多言之語其竊謂於所不當言者加一言則非矣若在所當言則惟足以達其理意而已不可以多少限也躁人之辭多者謂其躁妄錯亂背戾是則可删也今方將於道術趨向之間切磋求是則又奚多之病願尊兄先除此一戒使某得悉意承教庶是非可明也尊兄所學以力行為主不專務論說所見皆行履到處非但言說而已此不待論某固不敢以言說待尊兄交游間亦不以此病見獨謂見所學不能無蔽耳楊墨告子許行之徒豈但言說其所言即其所行而孟子力闢之者以為其學非也儒釋之辨某平時亦少

所與論者有相信者或以語之亦無所辯難於我無益有自
立議論與我異者又多是勝心所持必欲己說之伸不能公
平求是與之反覆只成爭辯此又不可與論今之僧徒多擔
夫俗人不通文理既去髮胡服又安能使之疑覺潔繹而從
吾遊耶至於士大夫之好佛者雖其好佛亦只爲名而已此
又不足與論也至如尊兄不爲名不好勝凡事皆公心求是
又聰明博洽鄉來未有自得處猶有凝滯退縮之態比來所
見明白議論發越殊無凝滯退縮之態矣設有如是資質如
是所到然但工一家之說則又難論今兄兩家之書已皆探
討此而不與極論則只是成自擔版矣鄉來切疑於兄者以
爲兄之資稟實強敏有餘而宏大通達則不足慣爲平日所
鄉所學所習之所攝持容制其命而不能度越擺脫操不忘

本之說。以爲與訓拒排釋氏者。於千里之外。而與至則行矣。趨而避之者。同其介然自守之意。則無間之可乘矣。承來教謂、若使釋果未進於儒。理須進步。何苦守其卑污而不進。然後知高明之度。本自宏濶。而某之疑則誠淺陋矣。某前書所論。論其教之所從起。而見則指其所造以辯之。某雖不曾看釋藏經教。然如楞嚴圓覺維摩等經。則嘗見之。如來書所舉愛涅槃憎生死。正是未免生死。未出輪迴。不了四相者。正是未免生死。未出輪迴。四相雖有淺深精粗。然其壽者相。亦只是我相根本。潛伏藏識。謂之命根不斷。故其文曰。若有人讚歎彼法。則生歡喜。便欲濟度。若有人誹謗彼所得者。即生嗔恨。此亦正是未免生死。未出輪迴。又如來教因地法行。亦無身心受彼生死。正是免得生死。出得輪迴。伊川先生有云。釋

氏只是理會生死其他都不理會近有一前輩參禪得獲中稱其所得一日舉伊川先生之言曰某當時若得侍坐便問這不知除生死外更有甚事不知尊兄所見與此人優劣如何若尊兄初心不爲生死不知因何趨向其道來書實際理地雖不受一塵而佛事門中不捨一法若論不捨一法則虎穴魔宮皆爲佛事淫房酒肆盡是道場維摩使須菩提置鉢欲去之地乃其極則當是時十地菩薩猶被呵斥以爲取舍未忘染淨心在彼其視吾詩禮春秋何啻以爲績餘土苴惟其教之所從起者如此故其道之所極亦如此故某嘗謂儒爲大中釋爲大偏以釋與其他百家論則百家爲不及釋爲過之原其始要其終則私與利而已來教謂佛說出世非舍此世而於天地外別有樂處某本非謂其如此獨謂其不主

於經世非三極之道耳又謂若衆聖所以經世者不由自心建立方可言經世異於出世而別有妙道也吾儒之道乃天下之常道豈是別有妙道謂之典常謂之彝倫蓋天下之所共由斯民之所日用此道一而已矣不可改頭換面前書固謂今之爲釋氏者亦豈能盡捨吾道特其不主於是而其違順得失不足以爲深造其道者之輕重耳尊兄謂行所當行尊兄日用中所行合理處自是天資之美與探討儒書之力豈是讀華嚴有省發後方始如此然尊兄豈能保其所行皆合於理乎韋編三絕而後賛易敢道尊兄未嘗從事如斗工夫吾志在春秋敢道尊兄不能有此志我亦欲正人心息邪說距詖行放淫辭敢道此非尊兄之所欲如是而謂儒釋同恐無是理今尊兄將空諸所有其視硜硜擊磬者果爲何事

哉。若治大國若烹小鮮。不以智治國國之福。或者其可以與尊兄之道並行而不悖也。茶方吐胸中愚見。欲求訂正其辭不得不自達。須尊兄平心觀之。如不以為然。幸無愛辭。鄉時兄弟有所論難。尚棻推挽。令各極其意。況在朋友。彼此無他疑。正宜悉意評論。期歸乎一是之地。某平昔愚見所到持論甚堅。然人言有以服其心。則不憚於憣然而改。惟尊兄有以知我非執己好勝者。幸不憚盡言。若鄙言可採。亦須尊兄不憚改轍也。周公思兼三王以施四事。其有不合者。仰而思之。夜以繼日。幸而得之。坐以待旦。夫子自謂其為人也。發憤忘食。樂以忘憂。不知老之將至云爾。又曰。吾嘗終日不食。終夜不寢。以思。無益。不如學也。又曰。我學不厭。而教不倦。此豈不可為吾人標的乎。但只如此隨見在去。豈便無益於天下。頓

有如尊兄之質。不無可惜處。適得張南軒與家兄書。今附達家兄處。可試觀之。如何。家兄過歲必歸宅上。不知曾更有切磋否。歲卯除伏幾多爲親評以學新祉。

先生贈劉季蒙云。明德在我。何必他求。方士。禪伯。眞爲大祟。無世俗之陷溺。無二祟之迷惑。所謂無偏無黨。王道蕩蕩。浩然宇宙之間。其樂孰可量也。壬子月日。蒙泉守陸某書贈劉季蒙。

先生作好學近乎知程文云。聖人之言。有若不待辯而明。自後世言之。則有不可不辯者。夫所謂智者。是其識之甚明而無所不知者也。夫其識之甚明而無所不知者。不可以多得也。然識之不明。豈無可以致明之道乎。有所不知。豈無可以致知之道乎。學也者。是所以致明致知之道也。向也不明。吾

從而學之學之不已豈有不明者哉向也不知吾從而學之學之不已豈有不知者哉學果可以致明而致知則好學者可不謂之近知乎是所謂不待辯而明者也然大道之不明斯人之陷溺古之所謂學者後世莫之或知矣今自童子受一卷之書亦可謂之學雖農圃技巧之業亦不可不謂之學人各隨其所欲能者而學之俗各隨其所漸誘者而學之均之爲學也雖其學之也有好有不好其好之也有篤有不篤而當其篤好之也均之爲好學也今學農圃技巧之業者姑不論而如童子受書如射御書數專爲一藝者亦姑不論又如詭怪妖妄之人學爲欺世誣人之事者亦姑不論而世蓋有人焉氣庸質腐溺於鄙陋之俗習於庸俗之說膠於卑淺寒亂之見而乃勉勉而學孜孜而問葩葩而思汲汲而行

聞見愈雜智識愈迷東轅則恐背於西南轅則恐違於北執一則懼爲適者所笑泛從則懼爲專者所非進退無守彷徨失據是其好之愈篤而自病愈深若是而學若是而好者果可謂之近於智乎此所謂自後世言之則有不可不辨焉者也

劉定夫舉禪說正人說邪說邪說亦是正邪人說正說正說亦是邪先生曰此邪說也正則皆正邪則皆邪正人豈有邪說邪人豈有正說此儒釋之分也

先生語繆文子云近日學者無師法往往被邪說所惑異端能惑人自吾儒敗績故能入使在唐虞之時道在天下愚夫愚婦亦皆有渾厚氣象是時便使活佛活老子莊列出來也開口不得惟陋儒不能行道如人家子孫敗壞父祖家風故

釋老却倒來檢點你如莊子云以智治國國之賊惟是陋儒不能行所無事故被他如此說若智者行其所無事如何是國之賊今之攻異端者但以其說攻之初不知自家自被他[illegible][illegible]在他下面如何得他服你須是先理會了我底是得有以使之服方可

先生云今世儒者類指佛老爲異端孔子曰攻乎異端孔子時佛教未入中國雖有老子其說未著却指那個爲異端蓋異字與同字爲對雖同師堯舜而所學異緒與堯舜不同此所以爲異端也先生因做學者攻異端曰天下之理將從其簡且易者而學之乎將欲其繁且難者而學之乎若繁且難者果足以爲道勞苦而爲之可也其實本不足以爲道學者何苦於繁難之說簡且易者又易知易從又信足以爲道學

者何偉而不爲簡易之從乎

告子與孟子並駕其說於天下。孟子將破其說。不得不就他所見處。細與他研磨一次。將杞柳來論。便就其杞柳上破其說一次。將湍水來論。便就他湍水上破其說一次。將生之謂性來論。又就他生之謂性上破其說一次。將仁內義外來論。又就他義外上破其說。窮究異端。要得恁地。使他無言語始得。

又云、夫子沒。老氏之說出。至漢而其術益行。曹參相齊。盡召長老諸先生。問所以安集百姓。而齊故儒以百數。言人人殊。參未知所定。聞膠西蓋公善治黃老言。使人厚幣請之。旣見蓋公。公爲言治道貴清淨而民自定。推此類而具言之。參於是避正堂舍蓋公焉。其治要用黃老術。故相齊九年。齊國安

蓋大稱賢相。此見老氏之脉在此也。蕭何曹參入相壹遵何之約束。擇郡縣吏長木訥於文辭謹厚長者即召除爲丞相史。吏之言文刻深欲務聲名輒斥去之。日夜飲酒不事事。見人有細過掩匿覆蓋之。府中無事。漢家之治血脉在此

又云。孟子沒。吾道不得其傳。而老氏之學始於周末盛於漢。迨晉而衰矣。老氏衰而佛氏之學出焉。佛氏始於梁達磨盛於唐至今而衰矣。有大賢者出。吾道其興矣夫。

又云。釋氏謂此一物非他物故也。然與吾儒不同。吾儒無不該備無不管攝。釋氏了此一身皆無餘事。公私義利於此而分。

又云。釋氏立教本欲脫離生死。惟主於成其私耳。此其病根也。且如世界如此。忽然生一個謂之禪。已自是無風起浪乎

地起土堆了。